

不屈的脊梁
——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

芷江刻度·他的名字

逸泉



飞虎队队员在芷江机场。(资料图片)

蝉声漫过受降纪念馆的石阶时，我再一次站在英烈墙前。那些被烽火熔铸的青铜名字，在7月的阳光下泛着微光。指尖抚过深浅不一的刻痕，突然触摸到一个特别的名字——“陈树生，机场修建队，1943”。

讲解员说，这面墙上的名字大多属于冲锋陷阵的战士，像陈树生这样标注“机场修建队”的，整面墙只有7个。我看着那行小字出神，蝉鸣突然变得遥远，恍惚间听见铁锹撞击岩石的闷响，从80年前的时光深处传来。

80年前，就是在这片土地上，上万名湘西百姓用石碾和血肉之躯，在百日之内碾出了远东第二大机场，后又征调民工扩修。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：赤膊的民工们正在夯实地基，他们身后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石碾队伍，像一条巨龙。

走入受降厅，墙上的航空照片里，整齐排列的B-25轰炸机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而它们脚下的跑道，还留着湘西百姓手掌的纹路。讲解员说，受降仪式用的桌椅，正是用当年修建机场剩下的木料打造的。

纪念馆后身的山坡上，保存着一段机场跑道的残基。青灰色的混凝土里嵌着细碎的卵石，边缘被风雨啃噬得参差不齐，像一截断裂的巨骨。石碑上的文字记载着他们如何筑起这座机场：没有机械，就靠木杠撬动巨石；没有水泥，就用石灰混合桐油；没有营房，就在雪地里搭草棚。

“那时候的人，真把命别在腰上。”守碑的老人姓杨，祖上三代都在芷江机场周边生活。他指着跑道残基上的几个浅坑说：“这是炸弹炸的。日本人知道这机场要紧，三天两头来炸。白天炸塌了，晚上举着火把接着修，天亮了照样能起落飞机。”

老人的祖父曾是修建队的伙夫，留下一本磨得卷边的账簿。我在纪念馆的文献室里见到了它，泛黄的纸页上用毛笔字记着：“正月十三，领糙米三石，伤兵五人。”“三月廿九，雨，抬石者坠崖二。”最让人心惊的是四月初七那页，只写着“敌机七架，亡十六”，墨迹被水洒过，晕成一片深色的云。

离开文献室时，夕阳正把机场旧址的轮廓拉得很长。远处的停机坪上，现代客机正缓缓滑向跑道，机翼反射着金光。而在80年前，这里的天空时常被硝烟染黑。有资料记载，从1943年到1945年，芷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击落了二百多架日军飞机，为湘西会战筑起空中屏障。

纪念馆的档案里藏着一张老照片：一群衣衫褴褛的民工围着一架战机的引擎，有人正用粗布擦拭螺旋桨，有人踮脚触摸机翼，脸上带着拘谨的笑。照片背面写着“1944年夏，P-40战机进驻”。我突然想起陈树生的名字，他不会就在这群人里？或许他就是那个踮脚摸机翼的青年，心里藏着一个关于飞翔的朴素愿望。

暮色渐浓时，我又回到英烈墙前。晚风拂过，青铜名字上的微光流动起来，像一群萤火虫在暮色中苏醒。我试着想象陈树生的模样：或许他握惯了锄头的手掌磨出了水泡，却依然把每一块卵石摆得整整齐齐；或许他曾在轰炸的火光里救下工友，自己却被弹片划伤了胳膊；或许他在完工那天，望着第一架飞机升空时，悄悄许了愿，盼着战争结束早点回家种田。

但他没能等到那一天。史料里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：1943年5月12日，日军轰炸机场时，为保护油料库，陈树生和另外五名民工用身

体顶住即将坍塌的油布，被埋在炸塌的掩体下。

离开芷江那天清晨，我又去了机场旧址。晨露在残基的卵石上滚动，折射出细碎的光。远处的新机场传来轰鸣声，一架客机正冲破云层。阳光漫过受降纪念馆的屋顶，漫过英烈墙，漫过那段沉默的跑道残基，在地上织出一张透明的网，把过去与现在轻轻连在一起。

踏上归途前，我买了一本《芷江机场志》。翻到“修建队名录”那页，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陈树生：湖南新化人，生于1919年，1943年牺牲，时年二十四岁。名录的最后附着一句注脚：“无名者逾千，皆葬于机场东岗。”

飞机起飞时，我贴着舷窗往下看。晨光中的芷江像一片安静的荷叶，新机场与旧跑道在大地上构成奇妙的夹角，仿佛时光在这里打了个结。那些被青铜铭记的名字，那些未曾留下姓名的魂灵，都化作这片土地的刻度，丈量着从烽火到和平的距离。

舷窗外的云层翻涌，像极了80年前的硝烟。我想起守碑老人说的话：“现在的飞机飞得稳，是因为当年的人把路铺得实。”忽然明白，所谓历史，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是无数个像陈树生这样的人，用生命在时光里刻下的温度。

那些刻痕里，藏着一个民族的筋骨。



1945年8月21日，日本降机降落芷江机场的彩色照片。(资料图片，2014年美国通讯兵约瑟·夫德捐赠)

机场大石碾，陈列于芷江机场广场，为抗日战争时遗物。长约1.8米，重逾40吨。抗战时期，上万名民工参与修筑了远东第二大机场——芷江机场。大石碾作为修筑机场跑道的重要工具，见证当年悲壮的历史。

每次走向机场，绕着机场航站楼前的跑道往前走，看见挺立于广场间的两个战时机场修筑大石碾，我的心便会被潮迭起，抑制不住的崇敬油然而生。

“克敌受降威加万里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”。当所有后来者，被刻在芷江抗战胜利纪念馆的铭联所激励时，我们的血脉里，翻涌着“继往开来，我辈自强”的热血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。为了捍卫大西南，国民政府决定将位于芷江侗族自治县县城东面，原建于明洪武三年(1370年)的芷江校场坪修筑为军用机场。1937年11月，湖南省主席何键电令芷江征调5000名民工修筑芷江机场。后又从麻阳、晃县、黔阳等周边地区征调数千人，加入修筑队伍。

“我于1938年来到芷江，在这个穷乡僻壤，仅有的外国人，是荷兰和比利时的传教士。我同中国劳工一同住了两个星期，他们为修建机场在平掉那些小山。”曾在芷江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战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在回忆录里写道，“这些中国人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，平山整地，弄出了一个有5000英尺跑道的机场。”

“那么大的石碾，不得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聚在一起，才能推动？”我们看到存放于机场广场的两个大石碾，满眼的疑问。那么大的石碾，横向转动的难度，是远远超过纵向碾动的。不仅需要更多人加入到笨拙的操作杆上，还需要齐心协力，找准运动线，让巨大的石碾不偏不倚地在既定目标上碾过好几遍，方能达到“受力均衡，不留死角”的标准，方能修筑的机场“表面如一，耐压抗震”。

粗糙的竹木扁担，简易的担土工具，黑漆漆的铁锤……当一张张陈列于飞

虎队纪念馆的机场修筑照片闯进眼帘，我们不由得心灵一震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暗沉的岁月，看到一位身着黑色粗布的小伙子，将酸痛的手臂举起来，深深呼了一口气，再次将尖嘴铁锤，向眼前那块粗犷如小山的青石撞去：“用力，把这块青石砸开！”在芷江，藏在土壤里的青石，是最难“降伏”的。陡峭山间的巨石，将巨石根部挖出，然后想办法在巨石上部着力，就有可能将其连根拔出，然后它们自己会顺着山势，滚下去。而在平地间的巨石，要刨出根部工程量大不说，也难以用力。只能用铁锤，将露出地面的部分一点点敲碎，剥离。那附着在青石上的反弹力，一不小心就可以将手臂震出血来。一位见证过机场修筑的老人说：“大的石碾需要一百三四十个人才能拉得动，小的石碾也要几十个人才能拉得动。民工们一拉就是几十圈、上百圈。”

他们睡的是庵堂寺庙、宗祠会馆，吃的是南瓜稀粥，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基础上，芷江机场终于落成。建成后，芷江机场迅速成为了中美空军的重要军事基地。苏联志愿空中中队、中国空军第二大队、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等多支空军力量相继进驻。一时间，机场上空战机轰鸣，银翼相接；成为了日军闻风丧胆的“空中堡垒”。

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，芷江机场见证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空战。中美空军的飞行员们驾驶着战机，从这里呼啸而起，冲向蓝天，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。他们用勇敢和智慧，捍卫着祖国的领空，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每一次战机的起降，都承载着希望与使命；每一次空战的胜利，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牺牲，直至日军在芷江投降。

一谈起那段历史，芷江人又牵动内心的痛。他们忘不掉那些长眠于“万人坑”里的英灵，也忘不掉穿梭于时空中的机身，以及那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先人。

现在，芷江机场也从最初的军用变成军民两用。机场航线连接着国内诸多重点城市，芷江航空港也从单一的航运，向民航、低空经济产业链等复合产业集群发展。

我站在大石碾前，伸出右手，贴抚在大石碾的石面。那些坚硬可叹的石面，像一丛丛火焰，将时间点燃。我似乎又听到了大石碾，正骄傲地转过身，向着一条预定好的路径，翻滚着前进。

芷江刻度·机场大石碾

钟远锦



中美空军联队指挥塔旧址。通讯员 摄

你好！
湖南国保

又见铁经幢

蒋世平

简介

常德铁经幢，原称为“金刚塔”，俗称“铁树”，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滨湖公园。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铁经幢始建于北宋建隆年间(960年至963年)，为宋代的宗教纪念性建筑，是中国唯一现存的北宋时期仿木结构铁质经幢，为研究中国佛教历史、冶铁技艺和古代宗教建筑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。



常德铁经幢。

资料图片

摇曳，铃声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可是此刻，唯有小小的圆孔，有风如缕。从圆孔望去，只见天穹空远无垠。也许我是凡人，不能窥视到一点天意？蓦然，有一双白色蝴蝶，从草间飞起，掠过檐角。双蝶飞去，铁经幢更无一言半语。铁经幢这位逾千岁的老人，听闻目睹的太多，胸中蕴涵的睿智与卓识，大海一样渊博，天空一样深远，即使一声叹息，也会使人醍醐灌顶。可是铁经幢一声不吭。

三

铁经幢原来建在德山乾明寺里。

德山，孤峰壁立，古木参天，有枉水若丝线缠缚，有沅江如银练环绕。善文化的始祖善卷先生曾隐居德山，舜帝拜访善卷，有意让位。但善卷没有接受舜帝禅让。民谣“常德德山山有德”源出于此。唐初，乾明寺在此风水宝地落座，始称“德山精舍”，后来又改名为“古德禅院”。唐代宰相裴休曾为其题写“古德禅院”的匾额。相传唐代著名高僧德山宣鉴晚年在此住持弘法。曾为张之洞倚重、做过武汉大学校长的程颐万有《乾明寺》诗：“岚气松溪一万重，寺门初听午时钟。斜阳一抹留金碧，蝙蝠飞来山翠浓。”乾明寺香火旺盛，吸引了多少世人的敬仰？

北宋建隆年间，常德的一群官员捐资铸造了铁经幢，立于乾明寺内。原称为“金刚塔”，俗称“铁树”。从此，僧人念诵经文的声，丝绸一般滑过它的宝顶；供奉的香火青烟袅袅，萦绕它的飞檐。铁经幢在此修性千年，升华成绚丽的文化意象。

乾明寺也有梵音香火断绝之时。清康熙十二年(1673年)，毁于大火，定南王郡主孔四贞捐资重建。咸丰四年(1854年)毁于太平天国军，光绪十六年(1890年)，武陵郡人捐资修复。常德保卫战中，德山是守城的重要阵地，乾明寺曾被日军大炮轰毁。漫漫岁月、火患、强盗的大炮，使乾明寺内的金刚塔、慧光塔、响螺塔、毗卢阁等建筑与文物一一毁去或遗失，而铁经幢却屹立不倒。

四

唐宋时期，佛教文化兴盛，寺庙广泛建筑经幢。有学者认为，汉魏时期，车行仪仗和佛教仪式中，在立竿上悬挂单层或多层伞盖状丝织物，伞盖四周饰有垂幔、飘带；在幔上书写经文，是经幢的最初形式。初唐开始在石上镌刻经文为主，形体简朴硕壮。中唐以后，逐渐模仿丝织物幢的形状，建造多段石柱和多层伞盖相间叠加的石幢，并在伞盖四周雕出垂幔、飘带、花绳等图像。历五代至北宋，石幢的雕刻内容日益丰富，花纹装饰日趋华丽，但经文所占比例却日渐减少。铁经幢是石质经幢的进一步发展。经幢可以分为幢座、幢身、幢顶3部分。幢座或八面，或圆柱。分别雕刻好经文、佛像等再累建成整体。

经幢在宋朝盛极而衰，以后逐渐消亡。我想，经幢的由兴到衰，撇除被弘扬的主体不说，仅就形式而言，与时代潮流和信徒的虔诚密切相关。潮流变了，不适应的形式也被人唾弃了；究其根源，是人们的信仰在发生变化。信仰由笃定而怀疑甚至失去，借以表达尊崇的形式也就可有可无了。现在的经幢已屈指可数。常德铁经幢是唯一的北宋铁经幢，弥足珍贵。1982年，被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我伫立在铁经幢前，环顾滨湖公园四周的高楼，心灵深处忽然如有电闪雷鸣；高楼巍峨，铁经幢矮小；高楼充满喧哗，铁经幢阒然肃静。高楼寄居的是肉身，铁经幢供奉的是经文。俗人能经与文相提并论吗？慈悲的佛会说，他们同样值得珍爱与敬重。不远处，高大碧玉的香樟树上，飞来几只黑色的鸟。它们或许感知到了我的情愫，啼鸣几声，仿佛在议论。

二

铁经幢从底座到顶部共十七节。第一节，四周铸有力士像八尊，一个个浓眉豹眼，狮鼻阔嘴，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，双手弯曲，向上呈托举状。第二节，上部有莲花饰纹；莲花圣洁、纯净、不染，比喻修行者在尘世间修行，出淤泥而不染。中部周围铸有十尊释迦牟尼像，披肩袒胸，结跏趺坐，略为俯首，眼神下视，面容祥和，显示了释迦牟尼进入深度禅定的瞬间。下部有四龙四狮，龙舞云空，变幻莫测，气势磅礴，好像正在行云布雨，普降甘露。雄狮昂首卷尾，怒目龇牙，蓄势欲扑，充满了勇敢和智慧。第三节，开了三个拱门，一面铸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其余两部分铸有造幢捐资人姓名及官职。

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铁经幢铸刻的是阴文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……”从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第一次面世我这个尘世俗人，至今，斗转星移经年，我仍是不甚了了。网上说是“到达彼岸的智慧”。彼岸，各有各的向往，各有各的愿景。我以为这个世界的彼岸是善，一切宗教，一切主义，都要走向善。要到达善的世界，必然要去假、去丑、去恶。这该需要怎样的智慧？

铁经幢的第八节和第十一节上部，均有八角出檐，檐角有圆孔；曾挂有风铃。遥想当年，清风徐来，风铃微动，铃声轻柔，如仕女纤指弹出的琴音；风急雨骤，风铃剧烈